

園
治
治
治



重刊園冶序

吾國建築 喜用均齊之格局 以表莊重 自屋宇之配
置 以至刻鏤繪畫 莫不皆然 此在廟堂 固屬宜稱
若夫助心意之發舒 極觀覽之變化 人情所意 往
々軼出於整齊畫一之外 秦漢以來 人主多流連於離
宮別苑 而視宮禁若樊籠 推求其故 宮禁爲法度所
局 必取均齊 不若離宮別苑 純任天然 可以盡錯
綜之美 窮技巧之變 即士大夫居室 亦靡不然 故
王侯第宅 罕有留遺甚久者 獨於園林之勝 歌詠圖
繪 傳之不朽 一漚一垓 亦往々供人憑弔 由斯而

譚 吾國中古以後 建築之美術 藉造園以發揮者 不可勝數 而格局之正變 卽以配置均齊與否爲衡 私家園林之結構 見於載籍最早者 西京雜記之袁廣漢 後漢書之梁冀爲尤偉 頗足見兩漢人對於建築藝術之貢獻 自是厥後 稍復闕然 及至趙宋道君皇帝 留情藝術 主持風雅 更進一步 而以詩情畫意 寫入園林 流風扇被 波靡南渡 故江表諸州 至今猶多以名園著 蓋以人爲之美入天然故能奇 以清幽之趣藥濃麗故能雅 北宋以後 藝術風尙 轉移若此 不獨於建築見之 而建築之所關者尤巨也

南省之名園勝景 康乾兩朝 移而之北 故北都諸苑
乃至熱河之避暑山莊 悉有江南之餘韻 今暢春圓
明已圯 灤莊僻遠 靜明狹小 頤和嬉俗 當日珍臺
閭館之盛 亦幾於梓澤之邱墟 然而過故都而攬勝
終覺其苑囿之美 猶非其他都邑所可幾及 然則園林
結構之術 在今日已不絕如縷 吾人寧能坐視其湮沒
耶

計無否園冶一書 爲明末專論園林藝術之作 余求之
屢年 未獲全豹 庚午得北平圖書館新購殘卷 合之
吾家所蓄影寫本 補成三卷 校錄未竟 陶君蘭泉

篤嗜舊籍 遽付景印 惜其圖式 未合矩度 耿々於
心 閱君霍初 近從日本內閣文庫借校 重付剞劂
並綴以識語 多所闡發 爲中國造園家張目 與渠往
年探索黃平沙髮飾錄 辛苦爬剔 同一興味 其致力
之勤 有足稱者 校印將竣 爰叙其原起
中華民國二十年歲次辛未六月 紫江朱啓鈴識於北戴
河蠡天小築

MG
TU986
2

園冶識語

園冶三卷 計成著 成 吳江人 字無否 生於明萬

曆壬午 崇禎間爲江西布政武進吳又予元 築園於晉

陵 又爲汪中翰士衡 築園於鑿江 因著一書 成於

崇禎甲戌 時年五十三 初名園牧 姑熟曹元甫見之

改名園冶 有崇禎甲戌阮大鍼序 辛未自序 乙亥鄭

元勳題詞 有清二百年來 除李笠翁閑情偶寄有一語

道及 此外未見著錄 日本大村西崖東洋美術史 謂

劉炤刻奪天工 卽指此書 日本有鈔本 卷首題奪天

工三字 遂呼爲奪天工 園冶之名遂隱 北平圖書館



3 1761 2449 7

得一明刻本 而缺其第三卷 陶君湘乃據以影印 其
第三卷則依殘闕之鈔本以附益之 嗣聞日本內閣文庫
藏有刻本 乃以陶本寄往校合 今得蕞事 覩末頁之
印記 一圓形楷書安慶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十
四字 一方形篆書扈冶堂圖書記六字 知爲安慶阮氏
所刻 阮序之末 有皖城劉炤刻五字 意劉爲圓海里
人 依阮爲活 全書或劉手刻 或止刻圓海自書序文
固未可知 然中土從此 得復此書舊觀

無否自序 少以繪名 最喜關同荆浩筆意 圓海序亦
有所爲詩畫甚如其人之語 詠懷堂詩乙集有閱無否詩

之標題 可知無否 并非俗工 其掇山由繪事而來
蓋畫家以筆墨爲邱壑 掇山以土石爲皴擦 虛實雖殊
理致則一 彼雲林南垣笠翁雪濤諸氏 一筆一勺
化平面爲立體 殆所謂知行合一者 無否由繪而圍
水石之外 旁及土木 更能發揮理趣 著爲草式 至
於今日 畫本園林 皆不可見 而碩果僅存之園冶
猶得供吾人之三復 豈非幸事

吳中夙盛文史 其長於書畫藝術 名滿天下 傳食諸
侯者 代有其人 如朱勛父子張漣子孫 且世守其業
而顧阿瑛沈萬三之流 餘韻流風 至今扇被 無否

生長其間 生平行誼 雖不能詳 就其自爲序跋 與
阮序鄭題觀之 蓋亦傳食朱門 自食其力 繪事之外
致力營建 片山斗室 斤斤自喜 欲爲通藝之儒林
識字之匠氏 故能詩能畫 猶可不傳 獨於造園
具有心得 不甘湮沒 著成此書 後之覽者 亦可想
見其爲人

無否造園之見於自序阮序者 晉陵吳氏之外 有鑾江
汪氏 考之阮氏詠懷堂詩乙集 有宴汪中翰士衡園亭
五律四首注一 及計無否理石兼閱其詩五古一首注二 於
園中風物 略得梗概 阮序有鑾江地近 偶問一艇於

寤園柳淀間寓信宿云云 集中有鑾江舟中及從采石泛
舟眞州遂集寤園二詩 明史稱大鉞名挂逆案 終莊烈
帝世 廢斥十七年 流寇偪皖 避居南京云云 其爲
園冶作序 在崇禎七年甲戌 正是家居懷寧之日 鑾
江在懷寧近傍 證以無否自序 謂鑾江西築 與所構
並聘南北江之語亦合 曹元甫爲阮同年 而交甚密
集中有詩七八首 曹爲姑熟人 卽太平府 與懷寧接
壤 阮因元甫而識無否 故知無否蹤跡 亦多在安慶
太平之間 又無否選石 注意於盤駁人工裝載之費
以就近取材爲務 其列舉產石之區 多在蘇皖境內

亦足爲無否行跡所在之證

注一 阮大鍼詠懷堂詩乙集宴汪中翰士衡園亭 大
隱辭金馬 多君撰薜蘿 聖遊賓漠野 倒景燭滄波
虛澹煙雲靜 居閒涕笑和 鸞情復何極 高咏出
層阿 桃源竟何處 將以入青雲 衆雨傳花氣 輕
霞射水文 巖深虹彩駐 淀靜芷香紛 詎遣漁舸至
靈奇使世聞 神工開絕島 哲匠理清音 一起青
山寤 彌生隱者心 墨池延鵠浴 風篠洩鴉陰 幽
意憑誰取 看余鳴素琴 縮地美東南 壺天事盍簪
水燈行竊月 魚沫或蒸嵐 自冠通人旨 慵教尙

子諳 祇應佩芳艸 容與尙江潭

注二 又計無否理石兼閱其詩 無否東南秀 其人

卽幽石 一起江山瘡 獨淑煙霞格 縮地自瀛壺

移情就寒碧 精衛服靡呼 祖龍遜鞭策 有時理清

咏 秋蘭吐芳澤 靜意瑩心神 逸響越嚳昔 露坐

蟲聲間 與君共閒夕 弄琴復銜觴 悠然林月白

三代苑囿 專爲帝王游獵之地 風物多取天然 而人

工之設施蓋鮮 降及秦漢 阿房未央 宮館複道 興

作日繁 詞賦所述 可見一斑 人力所施 窮極侈麗

雕飾旣盛 野致遂稀 然構石爲山之技術 亦隨時

代而嬖進 如梁孝王作曜華之宮 築兔園 有百靈山
山有膚寸石 落猿巖 栖龍岫 雁池 皆構石而成
此外則宮觀相連 奇果異樹 瑰禽怪獸畢備 王日
與宮人賓客 弋釣其中 至魏文帝築芳林園 捕禽獸
以充其中 北周改名華林 仍有馬射 猶不失游獵之
本旨 故園中設備 與士大夫所構不同 庾信一賦
與長楊羽獵 異曲同工 當時園制 固不難於推定
孔子一蕢爲山 雖是罕譬 然人工築山 爲士大夫應
有之知識 亦足證明 漢袁廣漢北邙山下之園 有激
流水注於中 構石爲山 高十餘丈之造作 魏張倫造

景陽山 其中重巖複嶺 深谿洞壑 高林巨樹 懸葛
垂蘿 崎嶇石路 澗道盤紆 又茹皓探掘北邨及南山
佳石 徙竹汝穎 羅蒔其間 經構樓館 列於上下
樹草栽木 頗有野致 其以人巧代天工 而注重石構
及引泉蒔花 實足開後世造園之先路 晉人如石崇
之河陽別業 卽金谷澗別廬 柏木幾於萬株 江水周
於舍下 有觀閣池沼 多養魚鳥 遺蹟至唐 猶形歌
詠 六朝人如庾信之小園 山爲蕢覆 地有堂坳 欵
側八九丈 縱橫數十步 榆柳兩三行 梨桃百餘樹
雖屬文人筆端 而當日肥遯窮居之背景 及其作風

躍躍紙上 唐人如宋之間藍田別墅 王維輞川別業

皆有竹洲花塢之勝 而白居易草堂記 記其在匡廬所

作草堂 略云 三間兩柱 二室四牖 廣袤豐殺 一

稱心力 木斲而已不加丹 墻圻而已不加白 碱階

用石 罽窗用紙 竹簾紵幃 率稱是焉 前有平地

輪廣十丈 中有平臺 半平地 臺南有方池 倍平

臺 環池多山竹野卉 池中生白蓮白魚 又南抵石澗

夾澗有古松老杉 松下多灌叢 下鋪白石為出

入道 堂北步據層崖 積石嵌空 又有飛泉植茗

就以烹燂 堂東有瀑布 水懸三尺 堂西倚北

崖右趾 以剖竹架空 引崖上泉脈 分綫懸自檐注砌

：予自幼迨若白屋若朱門 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

輒覆黃土爲臺 聚泉石爲山 環斗水爲池 其喜山水

病癖如此 又有代林園贈苔及家園西園南園自題小園

池上篇諸詩 凡所以利用天然 施以人巧 歷歷如繪

唐代士大夫之習尙 及造園之風趣 可以想像而得

李德裕築平泉莊 卉木臺榭 若造仙府 虛樹前引

泉水築澗 亦是山水樹石 合組而成 尤以借景因

材 爲唯一要義 世人但知宣和艮嶽 成於朱勔之花

石綱 儒者引爲詬病 不知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

并取終南草木植之 山禽野獸 縱其往來 復造屋室
如庶民 議者謂與艮嶽事絕相類 其實帝王厭倦宮禁
取則齊民 亦廊廟山林交戰之結果 魏文隋煬之顯
著 姑置勿論 而唐懿宗之事 亦已開風氣於數百年
前 故艮嶽雖爲集矢叢謗之的 而流風餘韻 猶隨趙
宋而南渡 如俞子清之用吳興山匠 杭城之陸疊山
卽朱勔子孫 猶世修其職 不墜家風 皆未受艮嶽何
等影響 可知造園之需要 并不以人而廢業
計氏此書 旣以園冶命名 蓋已自別於住宅營建以外
故於間架制度 亦不拘定 務取隨宜 不泥常套

但屋宇裝折等篇 於南方中人之家 營屋常識 亦無
不賅備 蓋第宅或未能免俗 園林則務求精雅 至於
結構布置 式樣雖殊 原理則一 而鋪地撥山 則屬
專門技術 非普通匠家所可措手 故風雅好事者 有
志造園 若使熟讀魯班經匠家鏡 而胸無點墨之徒
鹵莽從事 又幾何而不刀山劍樹 爐燭花瓶邪
明季山人 如李卓吾陳眉公高深甫屠緯真輩 裝點山
林 附庸風雅 其於疏泉立石 必有佳構 然文筆膚
闊 語焉不詳 況剿襲成風 轉相標榜 故於文獻
殆無足觀 計氏目擊此弊 一掃而空之 出其心得

以事實上之理論 作有系統之圖釋 雖喜以駢儷行文
未免爲時代性所拘束 然以圖樣作全書之骨 且有
條不紊 極不易得 故詫爲國能 詡爲開闢 誠非虛
譽

撥山一篇 爲此書結晶 內中如園山廳山樓山閣山書
房山內室山諸條 確爲南中小品 不但爲北地所稀
卽揚州亦不多見 固爲主者器局所限 亦當時地方背
景 及社會財力之象徵 故此書尤於民間營造爲近
簡則易從 初不必有大規模之計畫 方能實施其工作
也 吳音讀撥如疊 與南宋之陸疊山 仍屬同類

選石一篇 臚列產地 專爲掇山取材 自謂曾見杜譜
石譜 今取杜譜校之 如太湖石崑山石靈壁石峴山石
湖口石英石各條 皆就原文 刪節移錄 但杜譜所收
百十六種 計氏但收蘇皖贛三省所產 蓋專就用過而
言 卽此可以推知無否踪跡所屆 至其體例謹嚴 不
濫徵引 尤可貴尙 又萬曆癸丑 有林有麟素園石譜
所收百餘種 雖多几案陳列文房清玩之品 不盡適
掇山之用 成書在園治二十一年前 計氏未加徵引
更見謹嚴 脫盡明季山人著述 展轉勦襲之窠臼 林
譜繪畫 曲盡層巒疊峯之勢 足爲掇山之粉本 內列

宣和六十五石 尤與史蹟有關 足爲園冶之羽翼 據
四庫提要 謂宣和石譜 附刻於杜綰石譜 皆記艮嶽
諸石有名無說 不知誰作 今惟錄綰書 附譜削而不
載云云 然則林譜所繪 正足以補此刻之不足 掇山
之於艮嶽 有矩步規隨之要 吾人於讀園冶之暇 尤
應肄習及之也

園冶爲式二百三十有二 而無一式及於掇山 李明仲
營造法式 但於泥土作料例 著錄壘石山及泥假山壁
隱假山盆山之法 亦無圖式 其流盃渠圖樣 則係石
作 固與掇山有間 蓋營造之事 法式並重 掇山有

法無式 初非蓋闕 掇山理石 因地制宜 固不可執
定鏡以求西子也 計氏不必泥於李書之義例 而識解
則無二致

掇山篇中 有極應注意者 卽等分平衡法 世說新語
稱凌雲臺 樓觀精巧 先稱平衆木輕重 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 向來匠氏 以爲美談 此重學自然之
理 掇山何獨不然 計氏悟徹 誠爲獨到 故於理懸
巖理洞等節 再三致意 而開卷卽斤斤於檣木 此種
識解 已與世界學者 沆瀣一氣

峭壁山 謂以粉壁爲紙 以石爲繪 收之圓窻 宛然

鏡遊云云 此卽楊惠之塑壁之法 笠翁一家言 於此
法之發揮 更有進步

門窻墻垣鋪地諸篇 力矯流俗 於匠人所謂巧製 所
謂常套 去之惟恐不速 可以想見爾時不學無術 俗
惡施工 令人齒冷之狀況 尤於廢瓦破磚 務歸利用
固是省費 亦能矻俗 其運用意匠 屢々獨造 具
見良工心苦

裝折亦係吳語 蘇州人至今用之 卽指可以裝配折疊
而互相移動之門窻等類而言 折亦書作摺 卽工部工
程做法所謂內簷裝修 其固定附麗於屋材者 不在此

例 園冶所列 以屏門仰塵屐榻風窗及欄杆爲科目
而以門窗之全部 別列一篇 專指不能移動 而爲前
篇之反證 此爲裝折二字之定義 及其界說 篇中所
列各式 於變化根原 繁簡次第 信手拈來 悉合幾
何原理 其中柳條之若干式 卽榱子式 爲宋元以來
民家之定法 日本全國 至今不能出其範圍 欄杆百
樣 層出不窮 學者舉一反三 必有左右逢源之樂
蓋種種變化 不踰規矩 於回文卍字 一概屏去 並
不取篆字製欄杆 力矯國人好以文字作花樣之通病
計氏自信理畫之勻 聯絡之美 可謂深得幾何學三昧

爾時利瑪竇湯若望之徒 以西來藝學 力謀東漸
上海徐光啓 身立崇禎之朝 以譯幾何原本著稱 計
氏同時同地 心通其意 發據於文樣 影響於營建
或亦有所受之也

園冶專重式樣 作者隱然以法式自居 但吾人在三百
年後之今日 欲於裝折鋪地諸科 求索實物之印證
殊非易易 惟明人傳奇繡像 如西廂記荆釵記等 不
下百種 而金瓶梅尤爲巨製 其中所繪園林背景 臆
欄裝折及陳設 制作精雅 具有典型 明本之外 清
代又有著色之圖 如同治間恭邸門客鍾丹巖所繪者

雖係晚出 或不免變本加厲 而粉本傳流 必有所自
出 試取園冶圖樣 一爲印證 來歷分明 若合符節
（內中間有卍字式 卽計氏所不取者）蓋此類繡像 大
都出自蘇州界畫專家之手 雖不必全取徑於園冶 而
千變萬化 總不能脫其範圍 至清代紅樓夢大觀園圖
則由金瓶梅圖推演而出 與全書來源 如出一轍
特以當時誤指紅樓夢背景 係在北京 故圖中頗有北
派色彩 又乾隆南巡 取來圖樣 如師子林安瀾園等
在北方仿造者 有時亦失南方作意 然大致規模
釐然可考 執園冶以判斷之 固是一絕好參考品也

合肥闕錄

第三卷各式 方門合角至執圭六式 原本均作雙鈎
葫蘆以下十四式 均作細線 菱花以下二十六式
均作雙鈎 又本書重印時之讐校 得日本工學博
士村田治郎君之力爲多 尤於圖式之審定 殆已
豪髮無遺憾 茲附識於此

304

774

LBC
1986